

7月22日，高考发榜。

早上，阿贵匆匆扒了几口饭便进城了。他有点紧张，他怕落榜，倘若如此，他可能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。他深深地吸了



口气，感到心在

“呼呼”直跳，脑门上也冒出了几排细汗。

走进校园，已有不少学生拿到了成绩单，兴高采烈者志得意满，垂头丧气者如丧考妣，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看到此番情景，阿贵不由得加快脚步，向班主任李老师办公室走去。

“阿贵，你怎么搞的，只差一分！”李老师有点激动，阿贵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啦！

阿贵感到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差点没晕倒。

“阿贵，没关系，再补习一年吧！”旁边赶上分数线的同学安慰他：“以你的基础，再考一次没问题。”

“……”阿贵没吱声。

“阿贵，咱俩一块儿复读吧？”阿贵的铁哥儿们臭蛋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……”阿贵依旧木讷。

“唉……”李老师一声长叹，看着呆若木鸡的阿贵，她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，把成绩单递给阿贵：“孩子，想开点，啊！”

“……”阿贵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

阿贵漫无目的地走到大街上。他不知道是如何走出李老师办公室门的。他不信，可事实偏偏就是这样！他回头看看母校的大门，它依旧矗立在那里。一伙同学正喜气洋洋、有说有笑地走出来，一定是那里面没有他！他转过身眼泪流了下来。

他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和村里人。自他考入这所省重点中学，村里人都认为他进了保险柜。在他们的思想里，孩子只要进入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。他们看来，考不上大学的一定是那些城里的小混混儿，靠走后门进这所学校的。阿贵进了这所学校，了不起！阿贵的爸妈也觉得脸面风光。他家四代文盲，到阿贵头上才有了读书上高中的，成了，简直是秀才！这回能光宗耀祖了。阿贵爸是个老裁缝，常年的弯腰裁衣背都有点驼了，自阿贵上高中后，人们发现他的脊梁直了好些。阿贵也因此成了村里孩子的榜样。哪家的孩子犯了错，动不动就被骂道：“你有阿贵一半，我就是死了眼也能闭上！”——生子当如阿贵！如今阿贵爆了个冷门，他们知道了，恐怕会惊得跌个跟头——邪！



阿贵落榜就像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村子里传开了。村里人爱磨牙根，对任何事都喜欢以他们的逻辑进行分析。有人说这小子是不是考试有点慌堂——其实那叫怯场。有人说莫非这小子没好好学，给他爸丢脸。有的说是他家坟山没发热，对，准是！那肯定的神情就像他是阿贵家守坟的一样。说着说着，都形成了最后的观点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养子会打洞！阿贵就是那个种，没书香之份！然后嘟囔嘟囔着满意地四散。

这话传到阿贵他爸耳朵里，自然令他心堵。他本来对儿子满怀希望，他甚至盘算着儿子考上后一定要宰一头猪宴请乡里乡亲，光彩一下。然而儿子的名落孙山，把他的美梦全给打碎了。他胸中有股子气想撒在儿子身上，可他不敢，他怕儿子受不了那刺激。万一有个意外，他更受不了。人是根本，不能把儿子的精神弄垮了。生活，还得慢慢地过。令他心急的是，儿子以后干嘛呀？再补习吧，他没钱。儿子上高中还借了别人千儿八百呢。刨地？儿子细皮嫩肉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吃不了那苦。愁啊！他坐在门口抽烟，巴嗒巴嗒；阿贵他妈在灶间做饭，抽抽咽咽。



一般地说，文化层次越低的人越信命。他们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由命主宰，听其安排。正因为此，那些算命的才有了生存的土壤。阿贵爸苦闷之余，想起了村

里的“半仙”三瞎子。

三瞎子排行老三，年过半百，马脸下一束花白胡子。阿贵爸进了“半仙”的家门，进门之后是寒暄，寒暄之后递烟，递烟之后点火，点火之后——

“裁缝，今天莫非是为你家相公而来？”

“是，还不是为那傻子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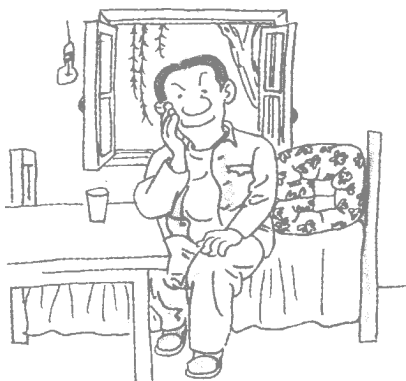
“阿贵今年相差毫厘？唉，意料之中！阿贵属虎，今年龙年，龙虎相斗，必有一伤啊。”“半仙”摸摸他那花白胡子，好像他的胡子代表着智慧和先见。

“唉，想再补习，不知明年运势怎样，您给细推一下，直说啊！”

“直说”，掐指，念念有词。阿贵爸的脖子渐渐伸长——再长点怕要伸到“半仙”的怀里——用期待的眼光盯着他。“半仙”忽而面露忧色，阿贵爸的脖子不由缩回半截；偶尔“半仙”点一点头，阿贵爸的脖子又长了半截。

“此命运走天罗，男怕天罗；虎走天罗，缚手缚脚，难！”阿贵爸的脖子彻底缩回去，怔了。

这几天阿贵躲在家里不曾出门。他不想补习，不愿意爸妈再为他操劳。他应该振作起来，不能让爸妈看着他的样子伤心，也不能让村里人笑话他是孬种，经不住打击。那以后干什么？学裁缝吧！主意已定，他的心虽还像压着铅块，但不那么沉重了。



以后的日子，阿贵跟随他爸走东家、串西家，上门做活。他脑瓜灵、手脚勤，对技术活手到擒来，加上自小的熏陶，很快成了好手。乡下人对衣服不太讲究，只要式样看上去不错，便是上等手艺。时间是一剂良药，它能抚平一切创伤，渐渐地阿贵的心情也好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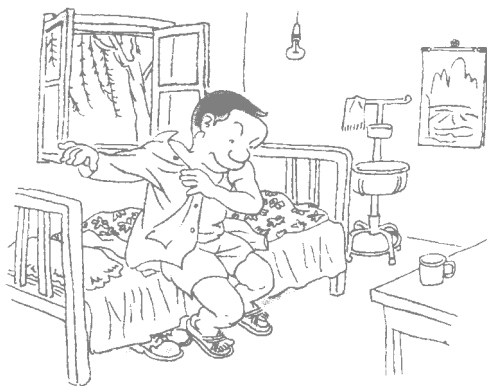
春去夏来，已是一年。这天阿贵赶集归来，路过小芳的家，隐约听到他爸的声音，停下来。

“咳，你家阿贵学裁缝，可屈了这孩子！”

“没办法，想给补，没钱。再说三爷说了，今年考更难！”一阵沉默；“你家小芳呢？”

“跟他姑爷上武汉做裁缝……”

阿贵听不下去。他不信命，故他不乐意让“半仙”去胡说他的未来。路过“半仙”门口，已是晌午。他正在竹躺椅上打盹，两只苍蝇在他张大的口上盘旋。最好让苍蝇撒几泡尿熏熏他的臭嘴——如果苍蝇也会撒尿的话。阿贵恨恨地想。



晚上，阿贵难以入睡。他躺着胡思乱想，忽然他想起了小芳到武汉打工了，脑子里闪过一道火花，他坐了起来。

小芳是他初中的同学。阿贵

聪明，一学就会，但不爱守纪律。一天下午班会课，他正津津有味地看武侠。一只大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拿走了小说。接着阿贵作检查，书被没收。放学了，阿贵还不服，一脚踹倒了讲台，讲台上的红墨水瓶一下正好砸在小芳脚踝上，跌到地上碎了，小芳痛得蹲在地上哭。阿贵慌得不知所措。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责备阿贵，教室里闹哄哄地。班主任闻讯赶来，大怒。阿贵这回罪上加罪，同学们都为阿贵捏把汗。这时，小芳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是我不小心碰倒了讲台……”

“去，上办公室站着去！”

晚饭后，小芳经许可回家。半路上，阿贵钻了出来。小芳今天代他受过，又给他解围，阿贵心存感激，也很内疚。他没敢回去，而且他想报答她一下。阿贵从怀里掏出一大块锅巴：“小芳，今天我不好，你别生气了——给。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向食堂师傅要的。”

“你也来点。”小芳掰开一半给阿贵，两人嘎嘣嘎嘣地嚼起来。



这件事使他俩成为好朋友，上学放学都一起。伙伴们都说他们形影不离，是在“那个”！阿贵其实没往那处想。至于小芳嘛，姑娘的心，天知道！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上高中以后，小芳在阿贵的心里渐渐淡忘，只是有时回家看到母校，才不由想起她。

阿贵并不甘于像他爸一样在乡村做一辈子的裁缝。男子汉志在四方，他早已打算到外面去闯一闯，但不是无所凭借漫无目的地游荡。他得有一技之长，这样在外才不至于太被动。现在知道小芳出去了，他要追随小芳。在外有熟人的指导，也容易适应新的环境。时机已经成熟，他不能再等待。

第二天，阿贵对他爸说明了心意。他爸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如今儿子大了，不能像他那样，得长长见识，所以即使心有不舍，但还是答应了。爷儿俩一道上小芳家要了地址。小芳爸也乐意女儿和阿贵这样的好青年呆在一起。

几天后，阿贵收拾停当。在父母依依不舍的泪光中，背井离乡，出外淘金。



十八九岁是一个富于幻想和冲动的年龄。阿贵正是这个岁数。他放弃复读是身不由己，而他决定学裁缝却是一念之间。他

敢想敢做，盲目乐观，不计后果。任何事情有一点点的希望，他便感到前途一片光明。

一路上，他思潮起伏，想得很远，缺什么想什么。阿贵一生下来便跟爸妈过着贫苦的生活，他对钱有着特有的敏感。因为没钱，他视金钱如粪土，钱是什么东西！他从没有过富有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对他有着莫可名状的诱惑。其实钱还是多点好，他想。有钱他可买一身笔挺的西服；一块手表——抬起手看看表，文明而高雅；一双皮鞋——最好钉上响钉，走起来“嘎……”，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也能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有了钱，碗里的油水自然多点。有了钱，可以娶媳妇。他突然想起了小芳的两根羊角辫子，乌黑乌黑的，他喜欢。他曾谎称她的辫子上有根草，要帮忙拿开，趁机摸了一下，那种光滑柔软的感觉至今还留在他的手心上。小芳有副好嗓子，他会吹笛子，要能娶她——他想起一句诗：小芳低唱我吹箫。此乐何极！他兴奋不已，啪！一拍大腿——

“要命啦！”低头一看，他拍到邻座大妈腿上。

阿贵自认为对武汉挺熟，逢人津津乐道，为啥？有诗为证：之一，滚滚长江东逝水——长江；之二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——武汉长江大桥；之三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——黄鹤楼。



黄昏时分，车子驶进汉口。街道上灯火通明，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去。阿贵开始打听小芳的地址。然而不是他听不懂人家说话，就是别人听不懂他说的。他立刻感到一种身处异乡的氛围。最后，他把地址写在纸上递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，中年人把行车路线写在纸上。

公共汽车把阿贵载过长江，到了黄鹤楼站。阿贵下了车，打听清楚步行的路线，迈开了轻松的脚步，他认为这是他人生幸福的起点。他想象着小芳见到他时定会惊奇得张开的小嘴像个“O”字，甚至不敢相信似的揉揉眼睛。阿贵乐了，他七问八问，七拐八拐，费了好大周折，找到了小芳的地址，门是关着的。

呼！呼！！呼！！！！

“谁呀？”

“黄芳在吗？”

“搬走了，不知搬哪位子去了。”

费了半天劲完成上述问答，阿贵全身冰凉。他拖着身子在街上蹒跚：“小芳，你在哪里？”



第二天，阿贵找了个低贱的旅社住下。白天在大街上寻找小芳，可是人海茫茫，到哪里去找。他又到了小芳原来的住处，希望她能够回

到那里，可结果是失望。他沿着那条食品街往外走，耳朵里是小商贩的吆喝声。

“拉面，兰州拉面，兄弟，来一碗，味道好极了！”小商贩永远是一副笑脸，永远是一股热情。这副笑脸和这股热情使好多人盛情难却，慷慨解囊。阿贵实在没有食欲，只好龇牙，回报他一个笑脸。其实，它哪里是笑脸，仿佛哭丧，倒把小贩给吓了一跳。

他感到是那么孤立和无助，他靠在大街的栏杆上。小芳也许就在他身边，却咫尺天涯，他感到生活不是想象。他刚出来时的希望破灭了。出师不利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。阿贵开始冷静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他不愿意回家，既然走出来就得走下去。他带的钱本就不多，现在更是所剩无几。生活也许首先是为了这张口，只有先生存下来，才能畅谈事业和理想。他望向远方，不远处有个女人坐在缝纫机旁做着衣服。他冒出个想法，但随即又摇摇头。

“阿贵，你在干什么？”一个女人声音响起。

“啊，是你！”

“吴妈，可碰上你了。”吴妈是阿贵的老乡，家住武昌。自阿贵无意拍了她的大腿后，一路上就聊起来，直到武穴，她下车看儿子去了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。阿贵眼泪没掉下来，眼圈可是红了。



他举目无亲，束手无策，吴妈的出现就像从天上掉下一根救命的稻草。

“阿贵，受啥委屈了？”阿贵一声叹息，把自己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吴妈是个热心人，济人济在难处，她觉得不能不管，想了一下。

“阿贵，我家还有间空房，先住在我那儿去。”阿贵像是绝处逢生，千恩万谢，把东西搬到吴妈家。吴妈家在大东门，离小芳原住址青龙巷很近，坐车穿过胭脂路，拐个弯就到了。

房子很小，放了一张床，余下的空间就不大了。里面放着些家什杂物，还有一台缝纫机——旧的。看到缝纫机，阿贵心里有了主意。收拾停当，吴妈让阿贵睡会儿，阿贵没睡意。

“吴妈，我想与你商量件事？”

“么事？”

“想在大街上给人缝补，也能挣几个钱。”

“小子，你想借我的机子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

大东门是个繁华地段，这里还有个居民区。由吴妈联系，在街边巷口的一家商店边找出一块地安置下缝纫机。吴妈开始在居民区游说，给阿贵做广告、打招牌。

一汉子风风火火，提着短裤而来。“上面有个口子，缝一下多少钱？”

“三块。”

汉子掉转头，快人快语：“一条短裤才五块钱。狮子大开口，吓死人了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腋下生风，绝尘而去。

稍顷，一老者徐徐而来：“裤子上有个小洞多少钱？”阿贵伸出两个指头。“两毛？”

“不，两块。”

老者不知是出于惊讶还是受了惊吓，一哆嗦，差点儿跑掉了鞋跟。阿贵也呆了。

一老太太一拐一跛而来，手里拿着块碎花布：“做个围裙，多少钱？”阿贵伸出五个指头。

“五块？”阿贵摇了摇头：“五毛”。

老太太稍一低头，眼光从老花镜的上沿射向阿贵，审视着他。阿贵有些惶恐：“嫌高？”

“不高，不高。”老太太喜笑颜开。阿贵做了第一笔交易。缝纫机“嗒、嗒、嗒”地响着，一会儿围裙做成，老太太乐得颠颠地走了。

也许是这个老太太的宣传，接二连三地倒有十几个人来缝缝补补。一天下来，阿贵累得够呛，赚得不多，还不够两顿饭钱。



吴妈看透了阿贵的心思：“孩子，万事开头难。起初有点困难是难免的。只要你看准了往下做，收获会有的。你想想，在这片居民区，还没有一个裁缝。这个大东门地区的繁荣你是看到的。你做下去，以后会有发展前途的。”

“唉，吴妈，我真笨，连个价钱都说不好。”

“不会有啥关系，可以问，可以学呀，你这孩子！”一句话把阿贵的脸给羞红了，但点亮了他希望的明灯。

他认真地检讨自己。他觉得自己心气虽高，但无志气，一有困难就想退缩，这又如何能够做出一番事业？

吴妈的话给了他灵感。他隐隐约约的觉得，也许他现在的关键不在于能够赚多少钱，而在于将来他可以赚多少钱。他现在应该扎扎实实地去做，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去做，而社会对其却有需求的事。也许以后发展起来便能赚大钱，那时他就是赢家了。

其实地上并没有路，走着走着便成了路。阿贵决定开拓出一条路来。



任何事都有个开头。阿贵一开头便遇到他前所未有的困难。以前，他总觉得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可这次在困难面前，他

才觉出举步维艰的滋味。这不同于以前他在家跟着父亲做衣服，什么事都由他爸撑着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和他爸商量。他可以不考虑其他一切，只考虑如何认真地投入，甚至能独当一面。裁衣时，他好好裁；做衣时，他认真地做。目标只不过是做好他的本职工作，没有什么得失之心。如果把那时的他比作搭船的，他最多不过希望水涨船高，但船的浮沉却不是他所考虑的。

以前阿贵他爸告诉他许多经验之谈，他懒得听，嫌他啰嗦。可如今一旦由他自己掌船，他感到自己很多事情都是外行，以前不曾关心过和考虑过。比如，做衣服的工钱他就说不好！没准儿以后还有什么困难在等着他。所以在此奉劝各位朋友，做任何事之前必得好好准备，不能自以为是。发现自己不懂，定要不耻下问，虚心求教，勇于学习。

阿贵本想找个同行问问价格，但怕同行冤家，问了人家怕不一定肯说；要是死皮赖脸，他又放不下架子，且看他如何是好。

阿贵吃了早点，便拿了一件破旧衣服出门了。他到了青龙巷口的那个裁缝那儿。

“补一补这个小洞得多少钱？”

“五毛。”

“贵点吧？”

“我在这儿一年多了，价格一律。补衣服，5毛到一块，不过，现在也没多少人愿意穿补的衣服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想做条裤子，多少钱？”

“工钱5块。”

“一件上衣呢？”

“价格一样。”

“不知做一套西服多少钱？”

“那得看你用什么料子做了。”

“化纤呢？”

“二十。”，

“毛料呢？”

“四十。”

“小孩衣服呢？”

“小孩的衣服就不好说了……”这个裁缝有点迷惑不解：“你问这么多干嘛？”

“咳，家里人多，人多……”阿贵脸红、语塞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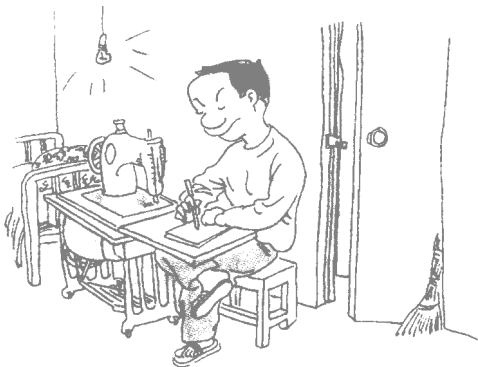
阿贵以同样的方式问了另外几家，价格都差不多。他还注意到他们的生意都还不错。他心里突然产生这样一个疑问：现在满大街都有卖衣服的，精

品屋里的衣服更是林林总总，为什么给人做衣服还有这么大的市场？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。

一不留神，他走进了大东门衣服批发市场。这里的摊位一个接着一个。阿贵想看看市场上流行的款式和品种，在每一个摊位前他流连忘返。他仔细地摸着衣服的质料，比划着各部位的尺寸。有时，他取下衣服试试，不是大点，就是小点，合身的少。摊主献上笑脸：“怎么样，来一件？”阿贵摇头：“总觉得不合身，价钱也太贵。”摊主满脸的一本正经：“你得看这衣服的款式和做工，多好！质料也不错。况且我们进价不低，还得交税！兄弟，我们不能喝西北风啊。要说怎么样合身，除非自己做去！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摊主的话解答了阿贵心中的迷惑。他想，做衣服所以有生存的空间，除了经济实惠之外，就是量体裁衣——合身。

其实经商的道理就在于：人无我有，人有我新。小商要想生存和发展，就要抓住大公司的弱点和盲区，寻找市场的空白点。倘若人有我有，竞争之大，恐怕混口饭吃都难！

阿贵做衣服实在，针线不少匝，价格也公道。他思想活泼，善于钻研，紧紧跟上时装的潮流，做出的衣服讨人喜爱。加上吴妈的大力宣传，阿贵的生意渐渐地红火起来。这其中



吴妈的宣传占有一半功劳，只不过阿贵没有注意到。他的指导思想是：真金子迟早会闪光，有麝自然香。以这种态度做人，尚可称道，可是用于做生意就差得远了。占领先机，先声夺人，抢占市场靠的是宣传。宣传才会吸引更多的顾客和增加营业额，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才大。倘若仅靠少数几个主顾的口碑来开拓市场，在此信息时代恐怕是落伍了。也许等你这块金子闪光时，别人已通过改进技术、提高质量、加大宣传力度，把市场给抢了。初涉商海，这一点不能不考虑。

阿贵到武汉以来两个多月匆匆忙忙，他难得有闲暇。他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跟父母讲，于是铺开了信纸，写起了家书，信的大意如下：

爸妈：

在家时时好，出门时时难。刚到武汉却没找到小芳，幸好一老乡帮忙。我在别人店里摆了个摊做衣，生意蛮好。只是有种寄人篱下、风雨飘零的感觉，所以我很想租个好的门面。